

背軍

省長上



將吏法言卷一二

釋夢懷印

國之所恃以立者民而已。國者民之所積而成者也。書曰：民爲邦本。孟子曰：民爲貴。故古帝王之所以保邦與先聖先賢之所以垂訓萬世，莫不以民心之得失係乎國之治亂存亡。而後世之言治法者，復以一人專制之不利於民，乃創爲民主共和之說，以伸民權而尊國體。雖然，國體變矣，而我國自改革以來，民之喪於兵戈，困於盜賊，死亡於水旱疫癘之災者，旣如彼；官吏之貪殘國家之擔負，又如此。其水深火熱，顛連困苦而無可告語之狀，較之專制之時，蓋益加甚焉。世昌自受任以來，深念吾民付託之重，夙夜祇懼，弗敢怠荒，竊以保民之道，不外用人行政兩端。而政必待人而行，故孔子之對哀公也，曰：人存政舉，人亡政息。而孟子亦言：徒善不足爲政，徒法不能自行。以明爲政在人。之要夫一國之大，兆民之衆，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分而理也。故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有

衛民之官焉。今之督軍是也。有治民之官焉。今之省長以及道尹知事是也。而衛民治民之道。或漫不加察焉。雖邇歲羸於年穀。傷於兵革。民生之蹙。亦有其由。然治國猶治疾。疾之治與不治。必視方劑之良與不良。矧既羸而傷疾已深矣。而猶等諸壯盛。不亟求良方以拯療之。則未有不顛且殆者。蘇子瞻有言曰。藥雖劑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則官之於民。所以爲衛爲治者。詎有古今之稍異哉。爰卽督軍省長道尹知事諸官。事權責任之所寄者。援古證今。分條挈要。勒爲一書。以箴有位。世昌不敏。竊願與我文武官吏。交相策勉。淬厲以圖。庶幾起衰救敝。防患未萌。非惟不佞一人之私幸。其所以再造我全國之民者。抑亦諸君之大幸也已。

中華民國八年一月徐世昌

將吏法言卷一目錄

督軍

權限

事上

安民

撫士

靖亂

崇儒

賞罰

籌餉

屯田

貴和

貴知足

戒殺

戒矜功

戒貪

戒殘暴

兵禍

將吏法言卷一

徐世昌

督軍

權限

康熙時傳忠毅公安烈因三藩之變奏言文臣事權不宜太輕藩臣兵權不宜太重今既定爲軍民分治則督軍省長權限分明宜各守民國三年定制以免畸重畸輕之弊

李光弼與郭子儀齊名皆再造唐室者也其在徐州惟軍旅之事自決之衆務悉委判官與之抗禮夫以李武穆之豐功偉烈而地方庶務乃不肯侵職若此可謂知政體矣

事上

郭子儀再造唐室功蓋天下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爲

李光弼不肯侵

傳宏烈之兵權

不宜太重

言子儀也
言子儀也
言子儀也
言子儀也

包含
包含
包含
包含

言子儀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又何怪焉聞者皆服今日督軍大半與唐之藩鎮相類若人人存汾陽之志不以武人自居政府之刑賞黜陟不以從違爲恩怨將見內外一心國體尊而人心自肅矣

晉陶侃爲太尉將軍郭默殺江州刺史劉廙司徒王導以默驍勇難制卽以爲江州刺史侃聞之投袂而起卽將兵討之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答以包含容忍以待足下遵養時晦以定大事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兵至默降侃斬之

唐李國貞治軍嚴明朔方將士不樂皆思郭子儀故王元振因之作亂子儀至軍元振自以爲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害主將若賊

不受五年之私

殺然收如形

軍人而耕

乃練手

者安而不

也

三代時兵

民治

乘其釁無絳州矣。吾爲宰相豈受一卒之私耶。收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斬之。辛雲京聞之亦推按殺鄧景山者數十人。誅之。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案唐時藩鎮之禍皆誤於包含容忍四字。其時惟張茂昭田興王承元令狐彰十數人實心爲國皎然不污。功在當時名垂後世。順逆禍福之機在於自擇而已。

安民

中山郝浴曰：兵者國之神氣，民者國之元氣。未有元氣足而神氣不旺者。蓋兵以衛民，民以養兵，有相需無相害也。有相愛無相讐也。而今之民乃畏兵甚於畏賊，其故何也？古之稱善治軍者曰：兵民相安。曰：紀律森嚴，秋毫無犯。十百中蓋不得其一二焉。三代之時無事則舉國皆民，有事則舉國皆兵。兵卽民，民卽兵。民但苦徵調之繁而絕無相賊相殘之事。博野顏習齋先生有言曰：吾以

兵不擾民使

何多易

民見兵而喜

此理之當然

民見兵而喜

民見兵而喜

民見兵而喜

六字強天下曰民皆兵官皆將此卽三代之成法也今雖未能盡復古制但能兵不擾民卽可謂善治軍矣

明莊烈帝數召廷臣問禦寇策左庶子馬世奇言闖獻二賊除獻易除闖難人心畏獻而附闖非附闖也苦兵也今欲收人心惟敕督撫鎮將嚴束部伍使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則亂可弭也今之有將兵之責者宜深味此言不然民將畏兵如獻矣禮部員外郎吳甘來曰民畏兵甚於畏賊又曰兵聞賊而逃民見賊而喜此無民之患也宜急輕賦稅以收人心余謂欲收人心必使民見兵而喜方可

撫士

孫子曰視卒如嬰兒故可使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是故將兵者使兵畏我易使兵愛我難畏我者令不敢犯愛我

仁信智勇嚴

缺一不可

者心不忍欺二者不可偏廢然愛我者則未有違我之令者也吾聞岳武穆之治軍也嚴而有恩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以是師行所至民有開門納宿而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飢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爲調藥餌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撫其孤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絲毫不私好禮下士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張浚嘗問用兵之術曰仁信智勇嚴缺一不可敵人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宋時名將無及之者蓋待士卒有恩故能馭士卒以法不以功爲己有故能得人之死力觀其班師之日中原父老哭聲震野民之從而南者如市其得民心如此是可見其善馭兵矣今之兵則見民而勇見敵而怯將則以功利歸己以罪過歸人事事與古人相反如此卽以岳家百戰百勝之師與之亦未有能濟者也

王陽明先生爲理學大儒善於將將用兵如神禽宸濠定岑猛之亂平思田襲八寨破斷藤峽剿撫兼施所向有功其指麾將卒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開誠布公好賢下士故人皆樂爲之用趙亨鈐刺史謂先生專閫時批各官乞休之詞優禮將士謫官之牌上而道府州縣下而郵丞驛卒勤勤懇懇出於肺腑若忘其爲大吏之飭所屬也在後人讀之猶爲感激動容矧其爲身受者耶平日惟恐沒人之長臨事而不以所長自效者非人情也觀乎此則知先生之臨陣決策皆其無事時所推誠相與之士欲無成功得乎嗚呼若先生者雖不可驟幾然平日用人待士推心置腹皆宜效先生之所爲慎勿以權勢矜耀於人自尊自用則臨時將卒未有不效死力者也

淮南子曰上視下如子則下事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事上如

兄夫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事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視下如弟則不難爲之死下事上如兄則不難爲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鬪者積恩先施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是故內修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飽飢故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勞佚飢寒故其死可得而盡也魏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吳起爲吮卒母聞而哭之或謂之曰母子卒也而將自吮其疽何哭矣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今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所死處矣是以哭之於是擊秦拔其五城

漢竇嬰拜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以所賜金置廊廡下軍吏過輒

令取爲用金無入家者

漢桓帝以段熲爲破羌將軍征羌每行軍仁愛士卒疾者親自瞻省手爲裹瘡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勤苦故皆樂爲死戰

漢皇甫規延熹中爲中郎將持節監討零吾等羌會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

西魏將梁椿性果毅善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故每踐敵場咸得其死力

北齊蘭陵武王長恭其爲將也躬勤細事每得甘美乃至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

北齊斛律光雖居大將未嘗戮人軍士未安不過數句言皆切

要每戰居險爲士卒先有士卒中壘親嘗其唾三軍感之樂爲致命

唐司空李勣每將兵在軍識其臧否聞人片善扼腕而從事捷之日多推功於下前後在軍所得金帛皆散之將士於是人皆爲用所向多克捷及薨哭之或有嘔血者

唐柳公綽鎮鄂州時吳元濟叛公綽請討之鄂軍旣在行營公綽時令左右省問其家如疾病養生送死必厚廩給之軍士之妻冶容不謹者沈之於江行卒相感曰中丞爲我輩知家事何以報効故鄂人戰每克捷

唐烏重允爲長帥赤心奉上能與下同甘苦所至立功未嘗矜伐而善待僚佐體分周密曲盡禮敬故當時名士咸願依焉歿數日有軍士二十餘人皆割股肉以祭重允古之良將無以加

也

元余闕號令嚴明與下同甘苦然稍有違令卽斬以徇營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聞強衣冠而出當出戰矢石如雨士以盾蔽闕闕卻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稍暇卽注周易帥諸生詣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

清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每督師馭將嚴厲常鞭擊棍責提督常星阿姜玉順故諸將見之皆股戰然與士卒共甘苦屈身隱親每食獨坐炙肉一盤諸卒輒來乞肉徧啖之盡一蒸豚日以爲常一日追賊急不得食有卒出荒野掘得一蘿蔔獻之者僧格林沁曰吾不飢令其人食之其人卒不忍食共棄之而去

靖亂

胡文忠曾文正每克復一郡縣城池必審擇廉明牧令以承其後
勞來安輯鋤暴矜良故既平之後無復更爲亂者康熙時吳三桂
叛亂西南諸省殘破不堪劉綬上言兵燹之後殘壞已極正賴賢
有司招徠安輯潔已奉公若使不肖者濫廁其間何以澄吏治奠
民生息盜賊蓋大亂之後善後之善與不善全視地方官之賢與
不賢漢光武之敕馮異以平定安集爲要圖卽是此意龔遂治渤
海盜賊專用安民之法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盜賊聞教卽時解散
羊續守南陽平趙慈之亂宥其枝附乃班宣政令候民利病百姓
歡服魏杜畿守河東平高幹衛固之亂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
居業養之教之郡中大化無應叛者蓋承大亂之後非得廉慈之
吏不貪不苛以休息而生養之未有能塞其亂萌者論者謂羊續
杜畿戡平劇賊卒皆原其枝附仁以濟勇用成厥功非特牧民之